

一个女人和电影的故事

桂雨清 著



一个女人和电影的故事

桂雨清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一个女人和电影的故事

桂雨清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2插页 300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54-0578-9

I 508 定价：5.80元

内容提要

靠勺卖饭菜的炊事姑娘周黛眉，因敢于拍中国电影的第一个接吻镜头，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迎着四面八方的指手划脚，飞短流长，倔强的姑娘说：“我要成为全国最好的演员”。

她信奉“一个好演员应该用全部生命去演戏”。她舍去了丈夫，舍去了孩子，舍去了朋友，舍去了爱情。她终于成了大明星，蜚声国内外。她桀骜不驯，狂放不羁。她为千千万万观众所着迷，却又是绝对孤单的女人。没有爱情，没有理解，只能哀叹：做一个有名的女人真难！

目 次

上 部

第一章	接吻戏上奇女子	1
第二章	是凤当翔群鸟上	21
第三章	世间难释属风流	40
第四章	两个女人最知心	60
第五章	古来才女多坎坷	81
第六章	人生无处不用钩	101
第七章	误将情欲做爱情	121
第八章	蜜在心头万物甜	139
第九章	举步银坛何其艰	158
第十章	现实丈夫浪漫妻	178
第十一章	风雨骤起桃花时	196
第十二章	打翻燕巢凤独飞	216

下 部

第十三章	忽然一梦天地新	235
第十四章	钱是开路铁骑兵	250
第十五章	可怜情欲作杯水	266
第十六章	裸体镜头百万金	279
第十七章	凤骑龙背苦自知	297
第十八章	四十米外球入网	312
第十九章	功利本在沉浮间	331
第二十章	旋转世界难自主	351
第二十一章	人间总有真情在	372
第二十二章	荡桨运河惊艳魂	396
第二十三章	泪湿中秋感伤夜	415
第二十四章	风流场内尽风流	435

上 部

第一章 接吻戏上奇女子

“预备——开拍！”

场记陈桅扬起手中黑色的拍板，上面写着镜头号“409”。摄影机转动起来，表演区内的一对情人开始接吻。饰女主角的黛眉扬脸微阖着眼睛，睫毛颤动，红唇如河蚌似地慢慢张启，粉红的舌尖闪过细弱的十字光斑。男演员的瞳孔似乎显示出瞬息的贪婪，但立刻被胆怯所代替，神情有点惶恐，褐色的菱形大嘴笨重如生锈的烙铁。

“停！”导演华骧挥手喊着。

他的嗓音很古怪，象被强烈阳光刺痛眼睛的老猿而发出的怪叫。他眯起鱼壶眼，狠狠盯住面色绯红的男演员，习惯性地挖着鼻孔，然后去弹小拇指。剧组里的人都知道，华骅越是把鼻屎弹得远，越是激动的时候。

黛眉一屁股坐在道具箱上，歪头睥睨着满脸愠意的导演，每逢此际，剧组的人都感到她澄澈的眸子里晃动着几分春色。她噘起涂着油彩的嘴唇，用鄙夷的目光扫描着她的“拍挡”：他英俊、伟岸，个头儿比导演高出十五公分，但却是个十足的废物。

华骅知道这自然不怪黛眉，这场接吻戏已经重拍五次了，越拍越糟，直到这次，活象一个动情的漂亮寡妇去勾引志如钢铁的大唐三藏。导演的心开始冒烟了。

这部影片名为《九州天鼓》。取材于公元1976年发生在古老天安门下的“四·五”政治运动。男女主角均属一代风流人物。风流的注释之一便是不拘礼法，也就是不安分。女主角是名光辉灿烂的“首都民兵”；男主角是热血沸腾的“呐喊”主义者，二者曾是恋人，又都是为信仰而视头颅为泥丸的壮烈之士。一阵飓风，遍地猩红，男的被民兵的木棒打裂头皮，自金水桥畔的“望帝归”下逃窜至海南岛的“鹿回头”，但终被女主角擒获归案。戴铐南归。剧本内有段极精彩的戏：

南海潮卷天而来，声若雷鸣。

海潮吞没红日，红日被云雾翳住。

男的任风吹散额前的长发，慷慨激昂：“听，你听见了吗？这不是涛声，是人民的吼声，是响震九州的天鼓！”

男的入狱后，女的便荣立二等功。历史忽瞋忽喜，忽痴忽癡，睁开醉眼时，把风流英雄调配了一下，于是，男的取代了女的位置……这场“接吻戏”，是在男女主人公经过一场人生浩劫后，暂置政治于不顾只认人性的灵光爆击，如雷霆似火焰，震撼和燃烧，不是花前月下的缠缠绵绵，所以要具备百分之二百五的激情。

眼下，华骥痛苦得脸色发白。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这对男女，表演应符合规定情境。生活里，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一定的规定情境中进行。一旦改变情境，人物的动作方式和心理活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末流演员都该懂得的常识。他“说戏”嚼得口干舌燥，结果第一次“接吻”，黛眉的吻充满着情欲，象一潭等候火星的沼气。男主角被她吻得一败涂地，雄狮变成羊羔，如果不是在拍摄现场，一定会瘫倒或扑上去。华骥一再对男演员强调，一要主动并有激情，不能让女的等待和暗示；二要使疯狂的吻揭示出一种悲壮的人性永恒。这种接吻不是“好莱坞”式的，是一种被压抑着的中国人豁出去了的情感释放。

男演员在想什么，导演心里自然明白，他不愿多问，只问黛眉：“黛眉，能谈点儿你的感受力吗？”他气势颓唐，不想再动用导演的威势。

黛眉最动人的不是丰满的身躯和修长的双腿，而是一双能溶解世界的眼睛，还天生一副正在悄悄时兴起的“奔儿头”。据相学家们分析，长“奔儿头”的姑娘有极强的个性会把光怪陆离的梦变为现实。另外，黛眉娇小翘起的鼻子和湿润鲜亮的嘴富有很强的性感。华骥不太懂得一张女人的嘴是女人的全部，更没有超前意识：女演员的姿容和票房的

关系。选中黛眉做主角，是因为她具备一般女演员不敢接受剧中“接吻戏”的魄力。还有……

“华导，今天就到这儿吧。”副导演打破僵死的沉寂，用商量的口吻提醒着白痴般的华骥。

照明灯相继熄灭了，大家默默散去，摄影棚变得清冷灰暗，只剩下华骥和黛眉。“能改动一下台本吗？”她轻轻地问。

“什么意思？”华骥警惕地睁大金鱼眼，蓦地跳起，挥拳神经质地喊：“想删掉这个镜头吗？大头皇上也甭想！这是最精妙的一笔！懂吗？人类的一切罪恶将从这疯狂的吻中结束，开端于美好。我所谓这‘罪恶’是一种伪政治。黛眉，这是建国后第一部有接吻长镜头的影片，是定点摄影……你很快会成为明星，成为被争议的新闻人物……”

“调过来，我能不能去吻他？”黛眉冷静地打断他喋喋不休的话，眸子里的春色消失了，闪现的是种桀骜不驯的野性，蕴含着能征服占有一切的能量。

“不行，这违背人物性格逻辑。他放不开的原因你懂吗？”

“那小子只看我的嘴而不看我的眼睛，我已经感觉到了。”她嘴角翘起狡黠的笑意，眯缝起眼说，“这家伙心虚，很可怜。华导，我也可怜你迂腐。”身体一扭，飘出摄影棚，又住脚扭头说：“我保证明天拍好这场戏！”声调里充满信心。

华骥长得猥琐，性格更是怪僻。他崇尚纯艺术的浪漫主义，淡泊人生，指酒为妻，自诩是生于世界末日者。五十岁了，没有女人敢在他居室里停留过一分钟。这并非他丑得象

“钟楼怪人”，据说是畏惧屋内的装璜：灰白色的骷髅上映着个血红的吻痕，象火苗儿和豁翻的伤口。据说几年前，一个风流的女演员喝醉酒说，华骜端着酒杯去灌骷髅的嘴，然后把死人脑袋往裤裆里塞，呜呜咽咽地说“美人醉，不见风流百年睡……”嘴里叨咕脚步踉跄地把骷髅摆到油腻腻的枕头旁边。女演员是从门缝里“窥视”到这些的，发誓说的是实话。那时，人们的大脑都缺一种氧，于是抱着氧气瓶的书记来了，先把女演员批个狗血喷头，然后又去做华骜的政治思想工作，逼他说如有骷髅就得说清来历并最好扔到垃圾箱里，如想避免事端，暂放在道具库里也行。经过一番交锋，“氧气瓶”妥协了，其中隐情，不为局外所知。善良的“氧气瓶”调走前，曾对新任书记说：“给华骜找个对象吧。”但被涂上神秘色彩的华骜已被人们置于人妖之间了，成为谈资和研究的对象，最后淡忘掉。

绿城电影制片厂只生产新闻科教片，七十余人，多是工匠而没有艺术家，只会制造活动的“幻灯”而已，人们大概都认为政治和艺术譬如母子关系。思想浅陋的人便容易被现实麻痹，但唯一没有麻痹的也就是华骜了。

自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成立了一次“特别法庭”后，绿城电影厂也逐渐活跃起来。新厂长王义辉上任后，便用“伯乐”的眼光相中华骜，把他从“道具库”放出来，委以重任：导演故事片《九州天鼓》。

华骜受宠若惊，把无数嫉妒、疑惑的眼珠儿抛在脑后，立刻找来业余小作者甄德印研究修改剧本，几经磨砺，璞玉生辉，顺理成章地塞入三场“接吻戏”。他极度兴奋，在筹备阶

段，鼻孔都被小拇指抠得红肿起来，走路象兔子，碰到树上，便退后数步躬身施礼说：“对不起！”于是，搭班子、复看外景、讨论分镜头本和导演阐述、选定全部演员，忙得四脚朝上。男主角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市话剧团的演员，有点小名气，“斯坦尼体系”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懂得剧本中的“镜头的情绪长度。”尤其看到剧中有“接吻戏”，喘气都变粗了，面目虽不见兴奋，却只觉瞳仁忽扩忽缩。找女主角却很难，数名已有知名度的演员都摇头谢绝。气得华骅骂街，使劲儿地挖鼻孔：“我不是拍色情片，这是艺术，是创造美。妈的！难道那帮女演员就没有和一个以上的男人接过吻吗？”

“中国人最怕被人看去舌头。”副导演一直心灰意懒，垂眼皮吹着香烟头儿，说：“华导，能不能把接吻戏删掉？或者缩短镜头长度，不要特写。您想，咱这个民族多慷慨，可就是不愿把自己老婆的嘴出租给别人一次。我就不愿意。

“可你老婆已免费出租了。”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小白脸气成紫猪肝，抓起茶杯泼在地上，牛喘半晌，咬牙切齿地说：“请你再说一遍！”

“我说什么了？”华骅糊涂，小拇指一弹，肥臭虫般大的鼻屎飞落在副导演的眼皮上。

“华骅，我不干了！”副导演拔腿就走，因横袖擦眼皮，撞翻椅子，随着摔门声后，洗漱间里便响起流水声。华骅呆了半晌，才知道触痛了这位小白脸的痛处，回忆起最近厂内女人堆里传出的新闻——“红杏出墙”。小白脸的老婆和一个干翻砂铸件的黑大个浪漫上了。他揉着脑袋，脸的上端挤出干涩的苦笑。门被推开，作家甄德印闯进来，看到粉

碎在地的玻璃杯残骸，问：“华导，又有灵感了？”

“你很有脑子。”华骜嘉许地点着头，又说：“我坚持要上接吻戏，和副导演意见不统一，他不干了！”他激动起来，索性将小拇指伸进鼻孔一截，声音便带有水韵儿，“从纯艺术性的接吻联想到性交的人是混蛋！第一场接吻戏我要浮雕式照明，让世界缩小在洞穴里。第二场我要绘画性摄影，让观众在视觉中得到精神纯净和升华……尺度不变，不变！”他下垂的嘴角泛起白沫。

“华导，我给你物色到了一个姑娘，外形、气质都符合角色。她能为艺术献身。”甄德印停顿片刻，又郑重地宣布：“我担保她不仅能够成功地塑造剧中人物，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一颗明星。”

“年龄、职业？还有身高。带着相片了吗？正面、侧面的。”华骜漫不经心地说。导演的才华之一就是有双慧目，别人推荐不如自己发现，找到理想的演员证明作品已成功一半。

“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六四，职业嘛，本市蔬菜公司食堂的炊事员，叫周黛眉……”

未等甄德印说完，华骜便笑起来，说：“休息去吧，演员的事，我已经有想法了。”打个哈欠，挥手逐客。他猜得出这个从棉纱堆里爬出来的“剧作家”所推荐的人选是什么德行。甄德印只因《九州天鼓》的剧本才交了好运，否则，他算什么？一个织袜厂的保全工，叫声“作家”便醉倒九个月，醉话能听么？

当周黛眉站到华骜面前时，主考官似的导演竟瞅着她发愣，壶鱼眼滞留僵死，左小拇指在距鼻孔的尺许处停住，微

微地颤抖着，他感到失姿，操着哀猿般的嗓音，问：“你喜欢电影？”

黛眉矜持地一笑，眼睛弯成新月，绞着双手，雍容大度地说：“我九岁时就梦想当电影演员。我甚至怀疑社会要埋没了一个天才。”她牙齿整齐美丽，珐琅质极好。

“你很自信。”华骧接过甄德印递过的香烟，伸脖等待对方点火。在埋首点烟的片刻，他眼皮突然翻起，看到姑娘正对甄德印撇嘴，完全是副轻佻的表情。华骧很敏感，思维立刻滑到她与推荐人的关系上去，但他又觉得毫无理由发酸，深深吐出一口烟，问：“你有什么条件能当电影演员？”

“请问导演，当电影演员都具备什么条件？”她回答得很巧妙。

“好。”华骧摆着手说，“你是炊事员，我要考你个小品。现在，这间屋子是烹饪室，那把椅子是口锅，现在正煮着羊肉，你把锅端下来，把火捅旺。思考三十秒就开始。”

导演的话音刚落，黛眉便站起身，从脸盆架上取下毛巾，又掏出手绢，分别垫在手上，将摆在桌子上的椅子小心翼翼地端下，蹙紧眉头屏住呼吸。她把“锅”放在地上后，又侧过脸去捅炉子，小臂刚晃摇两下，象想起什么，从床上抓起一张报纸苫在“锅”上，转身继续捅火；然后扔掉通条，抽耸的鼻子使劲呼吸。

“这点太夸张了。”华骧很满意地点着头说。黛眉一系列的连贯动作自然、逼真，力度掌握得也不错，已超出导演的想象。

“华导演，小周最怕羊肉的膻味儿。”甄德印做着注解。桌上的椅子是他放的，因为有数只金盔绿甲的苍蝇作恶，搅

得华导心神不宁，便由作家去拍打，这才引出导演‘指椅为锅’的绝妙构思。

“华导，假如我没猜错，你一定爱吃羊肉。”黛眉打趣地说，下意识地用舌尖舔着嘴唇，丰满的下唇立刻抹上一条亮光。

听到“羊肉”，华骥的脸顿时阴沉下来，鱼壶眼下的泪囊也似乎变肿，半晌才无精打采地说：“先把剧本拿回去看看吧，等候试镜的通知。当然，如果可能，你还得征求父母和男友的意见。”其实，他内心灼急，不按期进入拍摄阶段剧组就成了聋子的金耳朵，经济受到损失。

“我知道您指的是接吻镜头，我不怕！为艺术就得付出，如果只是做戏，下来漱漱口不就得啦！”她轻松地说。

“你没有男朋友？”华骥问得很随便。

黛眉摇着头，瞟了一眼甄德印，说：“如果我事业成功了，也许很难再寻找到真正的爱情。我早就想过了，一旦走进摄影棚，就必须调动工作和可能搬家。”说到这里，她的眼闪着光泽，激动地说：“我知道，当电影演员多是凭着机遇，如果不是接吻戏，您是不会选中我的。”

“说实话，消息传出去后，登门求于我的女孩子并不少，但都不符合条件。”华骥说，“有的还提出要求，男主角得是她的丈夫或恋人，中国人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简单了。小周，你魄力可取，但对未来考虑有些不必要的悲观，为什么就寻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呢？”

“华导，我的年龄使我不再幼稚，但还没有跨入成熟。我想，若干年后，每部爱情题材的影片也许都会有热烈接吻的场面，当遍地风流后，人们司空见惯，又去欣赏半裸的床

上镜头了。但我终归是第一个拍接吻戏的女演员，在传统的禁忌区，最怕第一个和最后者。我豁出去了！”

华骥很感动地握住她滚烫的手，坚定地说：“祝你成功！愿我们合作成功！”黛眉的眼和“奔儿头”都在闪光。

……影片拍摄得很顺利，全部镜头已完成四分之三，但在“接吻戏”上卡了壳，男的越演越糟，尽管演职员一致认为他不是借机“揩油”。最后连颇有些内功修养的老摄影师也急了，说：“这不是拿我练着玩吗？”华骥内心焦灼，知道电影做为遗憾艺术的原因之一，是不能中途换演员。那天，他唤来男主角，想找出并克服他的心理障碍，忸忸怩怩只顾低头吸闷烟的伟男人，终于说出实情。他爱人是话剧团团长的千金，十足的醋坛子，因为生就一副大嘴大鼻子和两排灰黄牙齿的缘故，恨不得将丈夫当裤带系在腰上，只因最近去济南“坐月子”，才被英俊丈夫瞒住了。但她在剧团设有耳目，“接吻戏”被密报到济南，便发回一封软硬兼施的通牒电，这使他六神无主。

“你岳父持什么态度？他是位艺术家。”华骥问。

“他有支持我的意思，只是暗示我不要假戏真作，这意思我懂，将来不要和他女儿离婚。”

“演员离婚，导演管不着！”华骥的态度很强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影片一上映，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你爱人怕失去家庭，反而会支持你的事业。你不必羞羞答答的，真正的原因是，在你酝酿感情时，是在强行压抑着性冲动，懂吗？你是个心理不健康的男人。”

“我……我好象有点爱上她了。”他面红耳赤，捏着烟

蒂的手不住地颤抖。

华骥感到这小子委实有点可怜，由此推断，他肯定不是个沾花惹草的家伙，拍着他的肩，用安慰的口吻说：“先真戏假作吧，以后感情上的痛苦可以用显赫的成果去弥补。”

导演刚做完男主角的思想工作，马上又被厂长唤去。华骥知道一旦摄制组成立，导演便加冕为王，吃喝拉撒睡自成系统，除且大事，厂方一般很少过问。他预感不妙，心里一阵紧张，推门走进厂长室。王义辉正在欣赏着一盆仙人掌。在华骥眼里，这肉质多刺、极无美感的東西，因浇水施肥过多，根部已经腐烂，奇怪的是，王义辉仍然宠幸着它，使人深思却不得其解。

王义辉用镊子慢慢拔着仙人掌上深褐色的刺，说：“老华，刚沏的毛尖，喝吧。”回手又扔过一包精装“牡丹”烟。

“厂长，有什么指示？我挺忙。”

“听说了吗？船搁了浅。”他放下镊子转过身，神情也凝重起来，“《九州天鼓》虽经由宣传部审批后才筹备拍摄的。可里面的三场接吻戏他们不知道，部里接到反映，调去了分镜头本去看，觉得欠妥……”

“不能删！那不是色情的噱头，是剧情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是合乎情理的……”华骥激动地抬起左手，但心平气和的王义辉轻轻按下他的小拇指，说：“咱言简意赅，保留一个镜头，那少年时的闪回和在鹿回头的接吻镜头不要了。剩下的这组镜头，要适可而止，不要搞成特写，最好是背影中景，然后拉开淡出或用旋转镜头……老华，中国人的脚有着严重的冻伤，尽管是春天，但还走不快，艺术应服